

北遊

◆ 余樂川

序：余生於南土，長在柴桑。甲辰秋，始負笈北上，去廿歲之舊地，適千里之異鄉，非本願也。京華貴地，居大不易，顛望紅塵，每有立身之憂，低徊紫陌，豈無縮手之想。加以朋歡遠隔，日夜牽係，益知壺公所祈，唯是庸福，斥鴳所希，非在遠翔。落照茫茫，忍憶土龍之入洛，秋風瑟瑟，長念季鷹之歸吳。嗟乎，夜燈寥落，遊子心情，付於辭章而已。

珠箔同搴得幾時，臨歧飲散夜何其。歸經孔雀徘徊地，看到鏡花零落時。
恩重忍能言契闊，秋深長自夢參差。滄桑心事終須定，來日風塵匪所思。

久昧程途慣自寬，落花時節到長安。食天一餌渥生面，對影零丁思古歡。
故宅種桃兼種菊，殊方嗟暑復嗟寒。寥寥說夢成新句，遲立中宵抵掌看。

江北江南路幾遭，久知慧業累吾曹。到今筋骨削秋竹，鎮日髭鬚拔野蒿。
眇彼高天星四五，聽人良夜語嗷嘈。安身立命談何易，多愧朋歡相視高。

僻性終憐七不堪，歸鴻目送為詩酣。去春殘句偶能續，一念浮生庶可耽。
慧業留心沉醉裡，夜船吹笛舊江南。箋成此意候新歲，要與梅花說再三*。

* 蔣竹山句「浩然心在，我逢著、梅花便說。」

作者簡介——余樂川

江西九江人，生於一九九九年，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生，專業為中國古代文學。本人熱愛古典詩詞，學習創作多年，茲奉拙作數什，幸望方家教正。

評審意見——普義南

此組作品有京華之感，但無京華之物。空中設景，多在虛處著力。不必定指臺北或北京，唯抒一腔遊子旅思而已。立意既避實擊虛，詩中便多浮泛感慨，遊思無根，雖巧鑲典故，但仍不免有拼湊、滑易之句。如「故宅種桃兼種菊」一聯、「慧業留心沉醉裡」一句，皆無話找話。所以勝出其他，在於下韻渾成、用典渾融。下韻如「夜何其」、「匪所思」、「庶可耽」、「說再三」，常字新用，千鍾百鍊而來，卻不見斧鑿之痕；用典如「眇彼高天星四五」從《詩經·小星》「嘒彼小星、三五在東」來；又「僻性終憐七不堪」暗用嵇康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「有必不堪者七」、「歸鴻目送」亦來自嵇康「目送歸鴻，手揮五絃」。唯「歸經孔雀徘徊地」，若用《古詩為焦仲卿妻作》「孔雀東南飛，五里一徘徊」，則稍嫌僻澀。除此，「到今筋骨削秋竹，鎮日髭鬚拔野蒿」，聯想亦令人叫絕。